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6年3月31日 星期二

我的职业：文学教育与文学写作

先跟各位读者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静安区高中语文教研员。

教研员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的职业，许多国家都没有。它的职能是服务、指导、研究教师教学，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高中语文教师上好课，实际上，高中语文教师并不喜欢自己的课堂上坐进来一个评价者，对他的教学说三道四。

可是我的职业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听课、评课，指导教师上公开课，还要担任各项教师职称评审、教学比赛的评委。另外，中考、高考命题这种高利害性考试也与教研员关系密切。

教研员职业要求从业者严谨、理性，熟知语文学科特点，准确领会国家意志。我基本胜任这项工作。此前我做过22年教师，担任过一段时间出版社编辑，教研员这项工作我做了15年。

语文教学有一个重要的板块是文学教育。但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是两码事。王蒙等一批作家都说过：自己的作品被选进中高考试卷、模拟卷，命题者设计的试题，作家自己居然不会做。——前些年这还常常成为热点，其实，作家不会做由自己作品命题的试题，十分正常。文学创作是一种思维，文学教育、考试测评又是一种思维。

我，是这两个区域游走的人。

我隐约知道，作家是不太瞧得起语文教师的。主要是瞧不起教师身上的匠气，语文老师文章有一种天然的熟练、流畅感，而作家的书写是追求陌生感、尖锐新奇感。

从事文学教育的语文教师盯着解题思路看文学作品，作家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趣味创作文学作品。

我在选择合适的作品命题时，选择作品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命题的时间。因为，我喜欢的、有美学个性的作品，高中生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很难辨认；最后我往往选择那些个性不鲜明但规范的作品来命题。这样的文本很难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，命题的规范化进一步降低了审美的个性化，文学教育有时不免落空。

我为什么首先要讲这个话题，因为，文学作品的读者需要一代一代培养。我担

心语文教学和考试，败坏了学生对文学本来的兴趣，也就无形中减少了未来的文学读者。

最近几年，好多省市的高考、中考模拟卷，选择我的散文来命题，昨天我还发现有个名师用视频讲解我的散文命制的阅读题。从高考角度看，我不能说他讲错了；但是，估计经他这么一讲，学生可能就会开始讨厌我了，学生没有得到理想的分数，就会厌恶作者，进而厌恶文学。

散文：语言的辨识度/回忆、想象与虚构

去年，我到散文作家蔡崇达的母校福建泉州去给教师讲课，教育局将培训活动安排在晋江市东石镇，校长送给我一套三本蔡崇达的散文集。说，蔡崇达当年就是他们东石镇中学的学生。蔡崇达的散文集《皮囊》，居然印刷了一百多版，这在纯文学领域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。蔡崇达做记者多年，媒体的文字其实和文学写作也很远，但他处理得很好，文字辨识度很高。

一个文学写作者最大的追求是，将他的文章放在一堆文章里，一下就能被读者辨认出来。这太难了。许多人写了一辈子，出了几十本书，也没一篇文章能被读者辨识出来。他的文字是所有作家言说方式的最大公约数。高中语文教材将朱自清的散文和郁达夫的散文放在一起进行教学，将老舍的散文与汪曾祺的散文比较阅读，文学研究者一眼就能看出两人的差别，但即使不是专门的研究者，鲁迅的文字，普通文学爱好者也能一眼辨认。这就是语言的个性。

我在十几岁开始喜欢写作时，就追求表达的别致。翻看四十年前发表的散文，只能说悔其少作，那时候的语言太雕琢了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要锤炼语言是对的，但没有思考的深度、没有人生阅历，单锤炼语言，很危险——语言与情感、思想乃至思考方式无法剥离。

中间三十多年我只写论文，不曾写作文学作品。疫情期间，久坐家里，想起前尘往事，试图重新写一点东西。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如何选材，如何剪裁、布局，仍然处于懵懂之中。并非年龄大了，就会思考，就会深邃，就会表达。不是的，每一样，都要磨砺，训练，学习。

W

月光城 随笔

文学需要读者

冯渊

我经历了一些事，但不具有传奇色彩；我有一些思考，但不会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呈现。那我有必要写作和表达吗？如果你真要动笔，那么——

你写的东西，应该是这个世上原来稀缺的一种存在。

是我最初的想法，如果只是一般的回忆往事，传主没有显赫的身份，没有动荡变乱的经历，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的。但是作家最大的特点，应该是能建立起一个世上原本不全存在的世界。

我写的往事，是我记忆中的往事。记忆，必然意味着变形。人的大脑瞬息万变，万千念头，此生彼灭，一念三千，人的思绪总是碎片化的，随时游荡，处于不确定的、支离破碎状态。别说半个世纪前的事，就是昨天的事，乃至今天正在发生的事，每个人的观察、感知、兴趣点、角度，决定了留下的印象是千差万别的，没有所谓确定的磐石般的坚实存在。我的书写是在摇动眼下坚实的地面，让回忆、想象、联想、隐喻进入往事，重新构建过往。

人们对散文的真实性有很多固执的理解，认为散文必须如实记录生活。实际上，哪怕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张口的瞬间，就在对言说对象作选择和取舍。包括散文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，都是记载作家自己认定的真实。是作家从他那个角度看到的、带着他的情绪和他的想象特点的真实。

《夜路温柔》：生动沉静/双重视角

这本书的书名，来自同题散文。是我2022年冬天写的一篇万字长文。写我读初一时，十多岁，住在父亲的单位，父亲出差，我一人待在他的宿舍里，春末黄昏，突然感到一点惆怅，想家。于是匆忙决定往六七里地的老家走。一路上遇到、想到了许多事，特别是路上有许多坟地，小孩子本能害怕坟地，但坟地里不少是我见过、听到过的人，本文是一连串关于死亡的故事，但在儿童眼里，那些人是我熟悉的温柔的存在，我在走夜路的过程中，不停与他们对话，用小孩子的视角，观察、思考村庄里曾经生活和正在生活的一些特别的人的特殊命运。看上去，凄凉中有温柔，沉重中有轻盈。

责任编辑叶老师说这本书的文字“生动、沉静、富

有色彩、流畅”，我很喜欢她说的“沉静、生动”两个词，这是我暗中努力的方向。

论文可以写得严谨、理性，言论可以写得犀利、喧哗，文学书写，我喜欢的境界是沉静，沉静可能导致凝滞，所以，后面一定要有个词“托”起来，就是“生动”。又沉静，又生动——这种状态很难把控。

还有一个是视角问题。

文中大多是孩童视角书写，“我”大多数是孩童时代的“我”，是那时的“我”眼里看到的人和事，但不是单纯的儿童视角，儿童叙事后面藏着成人的一双眼睛，在远远观察、打量、审视。两重身份的叠印，造成回忆画面的破碎感和立体感。画面被揉皱，不再那么平滑，就产生了新的意义。

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的大致框架。

本书由“十五岁的河上之旅”“夜路温柔”“澄澈而又荒凉”“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”四个篇章组成。

“十五岁的河上之旅”写村庄、土地、狗、南瓜、甜味、河流，写关于儿时故乡的记忆。

“夜路温柔”写成长之路，写出现在我生命中的“小”人物，在我的夜路中留下的温柔记忆，暗藏成年的我对生与死的思考。

“澄澈而又荒凉”则由外部生活的描摹转向心灵，写成长过程中内心的悸动，有情感中的青涩，偶尔存在的瞬间和不会再相遇的生命。

“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”则包含成长过程中更浓烈的情感，这些记叙，仍旧被温柔包裹。亲密情感后的离别，平静无恨的分割和悲哀的遗憾。

叶老师在审读这本散文集时说，“打动我的是这本作品的温柔、干净，好像可以回到纯洁无垢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文学、精神依然重要稳固，或许拥有了这些，也能更好地面对现在与未来，不在混乱中迷失自己。”叶老师用“温柔”“沉静”“干净”形容阅读这本书的体验，这是她的溢美之词，也是我默默努力的方向。

希望读者有美好的阅读体会，在平淡的生命里，珍惜那些被打动、能思考的、尖锐的甚至疼痛的瞬间。也希望文学阅读能在AI背景下仍代代相传。

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图书馆东馆读者分享会上的演讲整理。